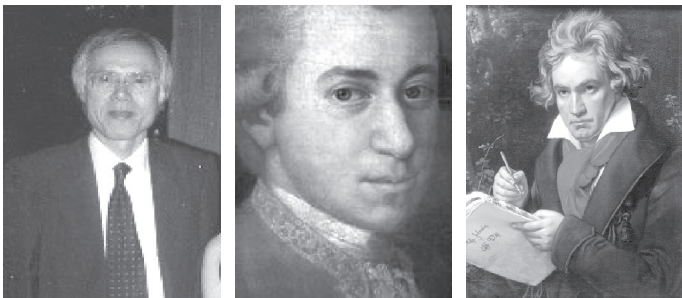


## 進入詩人黃國彬的 古典詩樂新境界

伍海龍

穿越時空交錯二百年，現代詩人黃國彬跟兩大西方音樂家莫扎特的《安魂曲》與貝多芬的《命運及合唱交響樂》三人行，一同走進西方詩中有樂，樂中有詩的『詩樂』新境界。



### 1. 詩人黃國彬的「偉大詩樂創作」歷程

現年63歲的黃國彬教授是香港著名的現代詩人與學者。原籍廣東新興；1971年香港大學英文系本科畢業；1976年香港大學英文系取得碩士學位；1992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學系取得博士學位。黃國彬先後任教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香港大學英文與比較文學系、加拿大約克大學語言文學系、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

自1991年起，個人詩作《聽陳蕾士的琴箏》列入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課程後，自此廣為港人認識；另一方面黃國彬精通包括中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希臘文、

拉丁文等八種不同國家語言。2003年更推出耗時超過二十年，首部用意大利文譯成三韻體中文全譯本〈地獄篇〉、〈煉獄篇〉、〈天堂篇〉的《神曲三部曲》。

在詩作風格方面，他喜歡結合天文學、神學、光學、以及古典音樂等四大學術元素，另闢蹊徑，成為一位集合、「神光的體系」、「著色的聽覺或聽覺的著色」乃至「超級靈像境界」等三位一體崇尚「輝煌偉大論」的現代詩人。多年來，個人詩集包括：《攀月桂的孩子》（1975年）、《指環》（1976年）、《地劫》（1977年）、《息壤歌》（1980年）、《吐露港日月》（1983年）、《翡冷翠的冬天》（1983年）、《宛在水中央》（1984年）、《航向星宿海》（1993年）、《披髮跣足》（1993年）、《微茫秒忽》（1993年）、《臨江仙》（1993年）、《雪魄》（1998年）、以及《秋分點》（2004年）。

### 2. 從「聽莫扎特的《安魂曲》」說起黃國彬崇尚的「詩樂金光體系」

在昔日13本詩集中，詩人聽過一曲「春江花月夜」，隨即譜出思古中樂之幽情的詩作《聽陳蕾士的琴箏》；另一方面在其《雪魄》和《地劫》等早年詩集，黃氏嘗試穿越時間與東西方的界限，直面投向二百年前西方偉大音樂家莫扎特與貝多芬，分別與35歲時將死未死的疲倦心靈國度神交，如先後寫出了「聽莫扎特的《安魂曲》」及「再聽莫扎特的《安魂曲》」與「聽庫爾德，馬素指揮紐約管弦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和「《貝多芬第九交響》聽畢」等盡顯黃氏在詩作世界內追求「著色的聽覺/聽覺的著色」、「神光的體系」、乃至「超級靈像境界」等三位一體的獨有元素及其崇尚萬事萬物「偉大無比」的詩樂極致。

首先，1994年5月8日，聽過200年前偉人莫扎特於創作途中死去(1791)而未竟全功的《安魂曲》D小調(K.626)遺作後，詩

人黃國彬就利用風格壯麗，偉大崇高，金光聖潔迫人的「聖詞宗教式寫作方法」，以金光偉大的文字載體去親近死亡的神聖靈異世界，並通過泛神心理意象直入莫扎特當年因寫《安魂曲》而真實地進入偉大死亡的至高境界。

黃國彬與莫扎特雖彼此處於不同年代，但音樂及語言始終無分時空界限。以詩作靈，以文字作體，一同感受死亡，一同體會亡魂重生的感覺。事實上，《安魂曲》是首人類永恒主題式的史詩樂章。每一個死者都會讓活着的親屬產生悲痛，但《安魂曲》卻給死者亡魂帶來安慰，使死亡昇華到一個比生存更高的境界。

就《安魂曲》而言，樂曲分為「進堂詠」(Introitus)、「垂憐經」(Kyrie)、「繼敘詠」(Sequentia)、「奉獻詠」(Offertorium)、「聖哉經」(Sanctus)、「降福經」(Benedictus)、「羔羊經」(Agnus Dei)、以至「領主詠」(Communion)等八大篇章。首先通過上帝「永恒之光」為主題，面對末日降臨，審判在即。亡魂目睹地獄世界之景況，紛紛向主垂憐及祈禱，免落地獄受苦。最後因主慈愛與大能，眾亡魂離苦得樂。樂章第一句是這樣：「上主，賜他們永遠的安息，以永恒的光亮照耀他們！」

因著詩人黃國彬對「聖靈、聖子、聖父」「三為一體」真神的敬畏，故意寫就31句，凸顯三一真神的奇妙大愛。「聽莫扎特的《安魂曲》」作為一首「宗教式詩篇」，從第一段開始已跟《安魂曲》八大篇章的內容推進層層緊扣。詩作的首句是：嘆息不知來自何處，微弱得幾乎聽不見。這就是凡人於塵世間處於彌留之際，聽到死神微弱聲音的呼喚，離開肉體，成為靈魂或稱亡魂的情狀。然後靈魂眼前看見大雪紛飛，烈風叱吒狂號間，打開了地獄之門。詩人透過文字成功「進入」莫扎特模擬的地獄世界，亡魂就是在黑夜竄遁，都曳著綠熒熒的鬼火，在臬叫中淒厲呼喊，如枯葉被烈風掃向地極。結果詩人與音樂家兩人不約而同地感受到跌入地獄深淵那一刻，沒有驚恐，相反萬二分期待及好奇死亡的將至。因為他們都對死亡產生另類的景仰，同時對死亡

產生一份天真的好奇。

但無奈的是，詩人黃國彬卻說：想歸家，卻無家可歸；想休息，風勢總不減弱。掩著面，僵僵著身軀，像一大批囚犯，痛哭間，被鬼王的電鞭抽打，呼救的聲音被冷風吹散。對詩人或莫扎特來說，死亡原不足懼，害怕的卻是死去的靈魂無家可歸，既孤單且寂寞，迷失在黑暗無光之中，進入一個全然陌生之地。當下那麼如何讓自己的靈魂得到安息，走出地獄得以永生？因此詩人以詩作劍，一於勇往直前，不旋踵已從早期對死亡的渴望轉化為對死亡呼召的矛盾。到底莫扎特是偉大的，運轉三光的上帝也是偉大聖潔的，向來崇尚偉大論的詩人黃國彬認為前路不是萬劫不復的深淵之地，固然也不是一片平川大地，儘管前路如何艱辛可怕，總不是世界末日，上帝審判又何懼之有？因為神是慈愛的上帝。所以，千劫後，他們聽到回聲，來自陌生而仁慈的天外；看見溫柔而純潔的光河，沖開夜色向他們流來。詩人與莫扎特決意讓亡魂重拾信心，經過「淨化」的洗禮，讓失落的靈魂重拾依靠，盡快尋回屬於自家屬靈的家園。

詩人相信，孤單的靈魂一定遇到不少磨難，但唯有憑藉上帝的憐憫，才得永生。若然孤單的亡魂有所依靠，詩人與莫扎特也認為亡魂必須經過烈火與洪水的洗禮淨化過程。因此，詩內寫到：經過洪水和烈火的洗滌，經過寒冰和冷霜的烤炙，光河的銀漣和金漪，終於應他們的呼喊浴來，浴去他們心中的創傷，便成功取得上帝的憐憫，洗去靈魂的原罪，靈魂得以永生。可是，相對於地獄而言，通往天堂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凡人須面臨最後的審判，對活著的人或亡魂而言，二人同意審判不過是趁機洗去塵世間的罪孽，好讓一切灰飛煙滅，迎接新生。

詩人更相信當一切灰飛煙滅，無愁無喜，心靈的所有超越自然交給上帝。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於是亡魂他們選擇駐足，在星光下仰首，讓盡蘊前生悲苦的眼淚，化為頰上最後的一滴晶瑩，在溫煦的夜風中消失。換言之，靈魂交給了上帝，經過最後審判，人們便成為神的羔羊，不再追求功名利祿、不再理會善惡

美醜，達致真善美至高境界。隨之而來將會是夜色散盡，天澄如水，億萬瓣雪花飄舉而起，純潔而無瑕，冉冉升入苦痛和驚怖之外的永寧的全新異象。終於，逝去的亡魂可以安息了，達致亡魂安身立命的終極目標。天主賜予亡魂永恒的安息，永續的金芒照耀他們前路！

其實，就詩本身的意像而言，詩人首先通過死神微弱聲音的意象反差大雪紛飛，烈風叱吒狂號，製造二元的巨聲與白雪紛飛的陌生化情境。再利用綠熒熒顏色去形容鬼火，配合淒厲呼喊的視覺聽覺去襯托人們聯想地獄地極的恐怖萬分。詩人進而描述亡魂想歸家，想休息的殷切渴望，具體地形容亡魂掩著面，僵僵著身軀，像一大批囚犯，痛哭間被鬼王的電鞭抽打等呼救無援的殘酷場面，肉體上感受地獄的可怖，與天堂是天壤之別。在苦苦祈求下，最後得到上帝的憐憫，亡魂看見眼前是一條溫柔而純潔的發光的河，沖開夜色向他們流來，寓意展現新生命的曙光來臨。更利用冷熱交融的詩的觸覺感，描述亡魂如何在地獄與天堂之間洗禮，進一步揭示金色與銀色的光河如何聖潔地洗去亡魂的創傷。

經過一輪動的洗禮，萬物俱靜。亡魂定下神來，只好向天叩問，悲傷的眼淚早已化作一顆立體而充滿希望的晶瑩，隨溫和的晚風中消失得無影無踪。最後詩人亦延續晚風吹散悲傷的夜色情景，剎那間心情如天空般萬里無雲，天澄如水，用數以億計的快樂雪花的形態取代早前無情大雪的紛飛，顯示目下心境如快樂雪花般純潔無瑕，慢慢離開苦痛驚恐的地獄，強調人神關係之重要，呼應《安魂曲》樂章結尾那句：天主，賜予他們永恒的安息吧，也讓永續的光芒照耀他們！好讓亡魂得以走進永遠安寧無憂的立足之所——天堂。

### 3. 「再聽莫扎特的《安魂曲》」讓詩人帶來詩樂餘韻

一年後，詩人重聽同一樂章，卻又另一翻感受，寫出另一首共十三句名為「再聽莫扎特的《安魂曲》」的詩作續集，闡釋「三位一體」上帝的呼召如何作神人交通，人神關係加倍和諧。跟聽莫扎特的《安魂曲》不同，在「再聽莫扎特的《安魂曲》」內，儘管同樣是死亡的呼召，但這次聲音已不再微弱了。透過詩人驚人的相像幅度，飛升天宇，呼召是由眾生眼淚累積成波濤般澎湃，聲音巨大如衝擊礁石，令人感覺迎著乾風。最重要的是凡人得到上帝憐憫，亡魂經歷過無助及無家可歸的痛苦旅程，轉入一個沒有聲音只有光影的寧靜世界。亡魂也不再如一艘破舟般在風暴深處航行，輕舟已過萬重山，隨著晚鐘徐徐響起，隱喻生命重獲新生氣息，亡魂自有永有，因信稱義得到神賜予的最終解脫，詩人透過文字不但讓我們看見天堂內折射的銀光與光河，更看見天外浮現純潔與無瑕的銀河，離開莫扎特死亡靈視之幽谷，直達完美永寧之安魂穹蒼境界。

### 4. 詩人走進貝多芬的音樂世界，進而把「詩樂創作」推向另一高峰

除了莫札特，詩人黃國彬聽到貝多芬的「(c小調第五號命運)(Op.67)及(d小調第九號合唱)(Op.125)」兩大傳世交響曲以後，早不自覺地走進了貝多芬的詩樂境界。首先貝多芬透過起承轉合四大對抗命運的樂章，一層疊一層，樂章編排層層有致，從堅持信念到奮鬥不斷等歷程帶出人們對抗命運的勝利與勝利的頌讚。說到底，命運就是這樣的前進，別無他法。於是詩人以雪峰之上矗立雪峰，一座接一座，叫極目的眼睛眩暈，展開了個人與命運的對抗篇章。換句話說，雪峰代表樂章高潮的驟然而來，一座接一座，一個接一個。惟可幸的是，踩上去後，皚皚的雪浪下陷，一座接一座的挾天音下覆，目的是重覆踏上雪峰的奮鬥歷

程，驚險萬狀；突然，**皚皚的雪浪下陷**，又一座接一座的挾天音下覆。命運看似既倒，盡顯世人乃有軟弱的一面。可是，希望之光乍現，另一雪峰的音樂卻如一萬匹光馬在奔騰，然後是遠處宇宙島傳來的沉雷，一切便安靜下來。待低潮過後，音樂突然像月色下的一列雪濤，緩緩地壓地推天。直至天穹下塌，以七彩的星濤把我活埋。令人欣喜的是，詩人已跟貝多芬命運四重奏的起落開合互相呼應，心跳同起同落。

至於另一首名為「合唱快樂頌」的交響曲，則以普世友愛為主題，亦是貝多芬個人最後一首走向快樂的作品，與「聽莫扎特的《安魂曲》」的偉大遺作不謀而合，一同達致兩大音樂偉人最後作品的終極偉大之境。唯不同的是，詩人黃國彬聽過貝多芬的快樂頌後，不是莫扎特式天堂與地獄的屬靈交戰，反之體會音樂家對現實人性的感悟，因為曲終竟有史無前例的大合唱歡樂景象。隨即他想到隻身走入了九天的無極，看初秋的陽光在宇宙馳騁，山脈和大地遙遙在下，空間晶明如鏡。心情為之開朗，心境為之清新。尤其找到了真正的快樂，他內心深處已進入了鞭著天風，我在時空之巔馳騁的超凡自我境界。

## 5. 結語

由此可見，詩人黃國彬分別通過跟莫扎特與貝多芬兩位偉人的不期而遇，不但體現響往西方詩中有樂，樂中有詩的『詩樂』新境界，更成功開拓純屬個人崇尚「多層無邊的神光瑰麗體系」及崇尚超然聖潔『偉大』的另類現代詩寫作手法，自成與眾不同的偉大聲樂現代詩體系。

## 6. 黃國彬『詩樂』的獨特寫作特色

1. 「視覺與聽覺的動態比喻」：綠熒熒的鬼火、亡魂在黑夜竄遁、烈風叱吒狂號間、在梟叫中淒厲呼喊、像一大批囚犯痛哭

間、呼救的聲音被冷風吹散、聽到回聲、如枯葉被烈風掃向地極；像一大批囚犯痛哭間；如一顆珍珠經歷百劫的漂洗後，瑩瑩照亮遊子的倦目、活埋下塌、傳來沉雷、光馬在奔騰、皚皚的雪浪、極目的眼睛眩暈、空間晶明如鏡、鞭著天風而我，就一座接一座的踩上去、皚皚的雪浪下陷、又一座接一座的挾天音下覆……

2. 「走進多層無邊的神光瑰麗體系」：天外、光河、銀漣、金漪、星光、銀光、銀月、晶瑩、珍珠、光馬、七彩、天穹、星濤、宇宙島、金鬣、時空之巔、宇宙馳騁……
3. 「融入忘我的『超級靈像境界』」：亡魂、鬼火、鬼王電鞭抽打、地極、地隅、百劫、千劫、前生悲苦、永寧、呼喊浴來、眾生、洪水和烈火的洗滌、寒冰和冷霜的烤炙、壓地推天、九天、無極…
4. 「層遞且重覆式節奏，提升張力」：想歸家，卻無家可歸；想休息，風勢總不減弱；經過洪水和烈火的洗滌，經過寒冰和冷霜的烤炙；終於應他們的呼喊浴來，浴去他們心中的創傷……
5. 「從數量渺小昇華至『偉大』」：一滴晶瑩、一顆珍珠、一艘破舟、一輪銀月、一大批囚犯、另一個世界、百劫、千劫、億萬瓣雪花、一列雪濤、大地……



表一 黃國彬與莫扎特《安魂曲》有關的詩樂系列

「聽莫扎特的《安魂曲》」	「再聽莫扎特的《安魂曲》」
<p>嘆息不知來自何處， 微弱得幾乎聽不見。 然後是大雪紛飛， 烈風叱吒狂號間， 亡魂在黑夜竄遁， 都曳著綠熒熒的鬼火， 在臬叫中淒厲呼喊， 如枯葉被烈風掃向地極； 想歸家，卻無家可歸； 想休息，風勢總不減弱。 掩著面，僵僵著身軀， 像一大批囚犯，痛哭間 被鬼王的電鞭抽打， 呼救的聲音被冷風吹散。</p> <p>千劫後，他們聽到回聲 來自陌生而仁慈的天外； 看見溫柔而純潔的光河 沖開夜色向他們流來。 經過洪水和烈火的洗滌， 經過寒冰和冷霜的烤炙， 光河的銀漣和金漪， 終於應他們的呼喊浴來， 浴去他們心中的創傷。 他們駐足，在星光下仰首， 讓盡蘊前生悲苦的眼淚 化為頰上最後的一滴晶瑩， 在溫煦的夜風中消失。</p> <p>夜色散盡，天澄如水， 億萬瓣雪花飄舉而起， 純潔而無瑕，冉冉升入 苦痛和驚怖之外的永寧。</p>	<p>聲音從地隅升起，閃著銀光， 如眾生的眼淚匯成波濤， 浴著礁石，浴著荒風 在另一個世界起伏。 那裡沒有鷗聲與帆影， 只有一輪銀月在淚光中升起， 如一顆珍珠，經歷百劫的漂洗 後， 瑩瑩照亮遊子的倦目……。</p> <p>一艘破舟， 貿然出海多年， 在風暴深處， 聽到熟悉的晚鐘， 柔柔自遠處傳來。</p>

表二 黃國彬與貝多芬的《命運與合唱交響曲》

「聽庫爾德，馬素指揮紐約管弦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	「《貝多芬第九合唱交響曲》聽畢」
<p>雪峰之上矗立雪峰， 一座接一座， 叫極目的眼睛眩暈。 而我，就一座接一座的踩上去。 皚皚的雪浪下陷， 又一座接一座的挾天音下覆。 一萬匹光馬在奔騰， 金鬣疊著金鬣翻騰著遠去。 消失後，遠處的宇宙島 傳來沉雷。 月色下，一列雪濤， 緩緩地，緩緩地壓地推天， 直至天穹下塌， 以七彩的星濤把我活埋。</p>	<p>走入了九天的無極， 看初秋的陽光在宇宙馳騁， 山脈和大地遙遙在下， 空間晶明如鏡。 鞭著天風， 我在時空之巔馳騁。</p>